# 廣東新語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文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十二 詩語

► 藝語

詩始楊孚

漢和帝時，南海楊孚字孝先，其為《南裔異物讚》，亦詩之流也。然則廣東之詩，其始於孚乎？而孝惠時，南海人張買侍遊苑池，鼓棹為越謳，時切諷諫。晉時，高州馮融汲引文華士與為詩歌。梁曲江侯安都為五言詩，聲情清靡，數招聚文士，如陰鏗、張正見之流，命以詩賦，第其高下，以差次賞賜之。此皆開吾粵風雅之先者，至張子壽而詩乃沛然矣。

曲江詩

東粵詩盛於張曲江公。公為有唐人物第一，詩亦冠絕一時。玄宗嘗稱為文場元帥，謂公所作，自有唐名公皆弗如，朕終身師之，不得其一二云。而公為人虛公樂善，亦往往推重詩人。為荊州時，辟孟浩然置幕府，又嘗寄羅衣一事與太白。故太白有答公寄羅衣及五月五日見贈詩，而王摩詰有「終身思舊恩」之句，浩然則有陪公遊宴諸篇。三子者，皆唐詩人第一流，他人鮮知羅致，獨公與之相得。使玄宗終行公之道，不為小人讒間，則公之推誠薦引以為國家經綸之用者，又豈惟詩人而已哉！劍閣蒙塵，始潸然追念，噫嘻！亦已晚矣。少陵云：「受諫我今日，臨危憶古人」，蓋謂公也。丘文莊言：「自公生後，五嶺以南，山川燁燁有光氣」。信哉！

陳琴軒詩

東莞陳琴軒先生璉，當永樂初，鋪張國家威德，為平安南、巡狩、平羌三頌及鐃歌鼓吹曲十二篇以獻。上大嘉悅，即以滁州守超擢西蜀憲使。文人之遇，視漢相如有過焉。

羅勉夫詩

順德有羅彪音，字勉夫，永樂時，常遊京師。有一王府命工人圖松，當成，彪見之，書題松詩一首。工人重其絹無以複，遂論彪汙圖狀於王。王目彪詩，奇其才，令給筆劄復試之，彪受令頃刻奏。王悅，置酒飲彪，留為上客。彪頓首謝曰：「今俊旄列裾大王之門，不可勝數，臣愧乏枚、路之才，無為菟園重聲價也。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，願乞骨骸歸。」王厚賜遣之。蓋亦儻蕩奇節士云。

神童詩

明初，惠來有蘇福者，八歲能屬文，舉童子科赴京，以年小令還里中。有司給廩米，未幾病卒，年十四。所著有詠月三十首，其《初一夜月》云：「氣朔盈虛又一初，嫦娥底事半分無。卻於無處分明有，渾是先天太極圖。」弇州謂末二句即湛甘泉亦說不到。論者謂維嶽降神，以惠來地方百里，襟海扸山，有鍾靈孕秀，亦非偶然。但其發泄太早，故享年亦促。譬之朝華之草，夕而零落，理固然耳。《中庸》云：「苟不固聰明睿知。」乃知聖人未嘗不神。然惟其固，所以聖也，猥謂海濱氣薄不能容，豈定論哉！福入惠來鄉賢祠。年十四而俎豆宮牆，亦天下之所希者。

白沙詩

白沙先生善會萬物為己，其詩往往漏泄道機，所謂吾無隱爾。蓋知道者，見道而不見物，不知道者，見物而不見道。道之生生化化，其妙皆在於物，物外無道。學者能於先生詩深心玩味，即見聞之所及者，可以知見聞之所不及者。物無愛於道，先生無愛於言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先生嘗謂人，讀其詩止是讀詩，求之甚淺，苟能諷詠千周，神明告人，便有自得之處。龐弼唐云：白沙先生詩，心精之蘊於是乎泄矣。然江門詩景，春來便多，除卻東風花柳之句，則於洪鈞若無可答者，何耶？蓋涵之天衷，觸之天和，鳴之天籟，油油然與天地皆春，非有所作而自不容已者矣。然感物而動，與化俱徂，其來也無意，其去也無跡，必一一記其影響，則亦瑣而滯矣。此先生之所以有詩也。

粵人以詩為詩自曲江始，以道為詩自白沙始。白沙之言曰：「詩之工，詩之衰也。率吾情盎然出之，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，此風雅之淵源也。彼用之而小，此用之而大，存乎人。天道不言，四時行，百物生，焉往而非詩之妙用。」此白沙詩之教也。甘泉嘗撰白沙詩教以惠學者，然學白沙者難為功，學曲江者易為力。曲江以人，而白沙以天。詩至於天，嗚呼至矣。

## 區海目詩

嶺南詩自張曲江倡正始之音，而區海目繼之。明三百年，嶺南詩之美者，海目為最，在泰泉、蘭汀、侖山之上，其集有《前使》、《後使》二編及《海目詩選》行世。而虞山錢氏不獲見之，此《列朝詩集》之憾事也。陳雲淙云：海目太史之為詩也，浚南園五先生之源，而彙梁、黎諸公之流，蓋雅道莫尚已。其謁張文獻祠云：「一代孤忠在，千秋大雅存。詩才推正始，相業憶開元。曝日陳金鑒，蒙塵想劍門。更吟羽扇賦，搖奪不堪論。」即此一篇已工絕。海目有二子，啟圖、叔永，皆能嗣其音響。子嘗與為雅約社，並序其詩，俾世之言詩者知吾粵，言粵詩者知區氏焉。

## 黎美周詩

美周詩五古最佳，有古俠士磨劍歌云：「十年磨一劍，繡血看成字。字似仇人名，難堪醉時視」。結客少年場云：「生兒未齊戶，結客少年場。借問結交人，不數秦舞陽。泣者高漸離，深沉者田光。醉者名灌夫，美者張子房。感恩思報仇，相送大道傍」。其困守虔州臨危時，擊劍扣弦，高吟絕命。有云：「壯士血如漆，氣熱吞九邊。大地吹黃沙，白骨為塵煙。鬼伯舔複厭，心苦肉不甜」。一時將士聞之，皆為之袒裼爭先，淋漓飲血，壯氣騰湧，視死如歸。以視李都尉兵盡矢窮，委身降敵，韋韝椎結，對子卿泣下沾襟，相去何啻天壤哉！美周又有花下口號云：「生平不事求神仙，願上東海求仙船。童男童女各三千，教之歌舞及管弦。逍遙行樂二十年，遂令婚配同力田。可得萬人馳九邊，大雪國恥銘燕然。老夫鬚眉圖淩煙，結屋花國臨酒泉。名儒俠客列四筵，等閑詩賦人爭傳，乞得一字十萬錢」。此篇予亦愛之，是皆不失英雄本色。他體彷佛西昆，則傷於綺靡矣。

黎美周嘗客揚州，於鄭氏影園與詞人即席分賦《黃牡丹》七律十章，已糊名殿最，錢牧齋拔美周第一。鄭氏以書報曰：「君已錄牡丹狀頭矣」。以二金畱齋之。其後美周過吳下，人皆稱牡丹狀元。其詩有曰：「月華蘸露扶仙掌，粉汗更衣染御香。」又曰：「燕銜落蕊成金屋，鳳蝕殘釵化寶胎」，皆麗句也。是時鄺湛若亦賦《赤鸚鵡》七律十章，

其句有云：「舞愛玉環低絳袖，歌憐樊素囀朱櫻」。又曰：「飛瓊閬苑乘朱霧，小玉璿宮化紫煙」。一時人士傳誦，有黎牡丹、鄺鸚鵡之稱。

## 鄺湛若詩

湛若南海人，名露，少工諸體書。督學使者以恭寬信敏惠題校士，湛若五比為文，以真、行、篆、隸、八分五體書之，使者黜置五等，湛若大笑棄去。縱遊吳楚燕趙之間，賦詩數百章，才名大起。歲戊子，以薦得擢中書舍人。庚寅，奉使還廣州。會敵兵至，與諸將戮心死守，凡十閱月城陷。幅巾抱琴將出，騎以白刃擬之。湛若笑曰：「此何物，可相戲耶！」騎亦失笑。徐還所居海雪堂，環列古奇器圖書於左右，嘯歌以待騎入，竟為所害。為人好恢諧大言，汪洋自恣，以寫其牢騷不平之志，或時清談緩態，效東晉人風旨，所至輒傾一座。至為詩，則憂天憫人，主文譎諫。若七哀述征之篇，雖《小雅》之怨誹，《離騷》之忠愛，無以尚之。其當事君行去：「不啞吞炭漆為厲，殿屎入梁，匍匐入廁。更音易貌心苦悲，良友斷腸，妻不與知。百年意氣生命促，不斬君衣，何能瞑目。主讎未報白日逋，亮為國士，安得完膚。身無完膚讎未報，斬衣流血徒草草。褫仇之魄，以愧二心。臣命不如，臣心已窮。」蓋可以見其志矣。子鴻，字劇孟，亦負不羈之才。年二十餘，能詩及擊劍。先時丙戌之變，率北山義旅千餘，戰敵於廣州東郊死之，得贈錦衣千戶。父子皆烈士也，而世徒以為風流曠達詩人也，噫！

## 僧祖心詩

祖心博羅人，宗伯韓文恪公長子。少為名諸生，才高氣盛，有康濟天下之志。年二十六，忽棄家為僧，禪寂於羅浮、匡廬者久之。乙酉至南京，會國再變，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，紀為私史。城邏發焉，被拷治慘甚，所與遊者忍死不一言，傅律殊死既得減，充戍瀋陽。痛定而哦，或歌或哭，為詩數十百篇，命曰《剩詩》。其痛傷人倫之變，感慨家國之亡，至性絕人，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。讀其詩而君父之愛油然以生焉。蓋其人雖居世外，而自喪亂以來，每以洊沴苟全，不得死於家國，以見諸公於地下為憾。而其弟驎、騄、驪以抗節，叔父日欽，從兄如琰，從子子見、子亢以戰敗，寡姊以城陷，妹以救母，騄婦以不食，驪婦以飲刃，皆死。即僕從婢媵，亦多有視死如歸者。一家忠義，皆有以慰夫師之心。嗟夫！聖人不作，大道失而求諸禪。忠臣孝子無多，大義失而求諸僧。春秋已亡，褒貶失而求諸詩。以禪為道，道之不幸也。以僧為忠臣孝子，士大夫之不幸也。以詩為春秋，史之不幸也。《剩詩》有曰：「人鬼不容發，安能複遲遲。努力事前路，勿為兒女悲」。又曰：「地上反淹淹，地下多生氣」。嗚呼！亦可以見其志也矣。

## 零丁山人詩

山人姓李名正，字正甫，番禺諸生也。丙戌城破，其父乃於兵難。山人乃髡首，名今日僧，遯居零丁之山。遇哀至放聲曼歌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，歌已而哭，哭復歌，四顧無人，輒欲投身大洋以死，與崖門諸忠烈魂同遊。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，與其死於父，何如生於君，死於父則無子，斯死父矣，生於君則有臣，其尚可以致吾之命，而遂吾之志也乎！於是棄僧服而返。性好獨坐，然亦非習為禪觀者。一室深閉，人莫知其所為，竊窺之，每一鄂發，即以紙錢包裹，具衣冠上山焚去，哭之嗚咽。試問之，則曰：「吾發欲還之父母也。全歸之未能，故傷之耳」。酒酣慷慨為詩，有曰：「身當病後哀歌短，家自亡來骨肉輕」。又曰：「多病一身堪久客，故園諸弟尚重圍」。又曰：「夜夜哀魂同夢父，年年孤影愧稱兄」。又曰：「當天落日愁無影，到地悲風壯有聲」。皆悲酸慘絕，如猿吟鶴唳，不堪入耳。久之鬱鬱竟以死，年三十七。悲夫正甫，士之不幸其至此耶！生既無可奮其才，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，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為何如人耶！其為桑門也，臣之終，其棄桑門也，子之始。終始之間，嗚呼！難言之矣。正甫一字零丁，零丁亦大洋名，自文文山一至，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，文山其亦幸矣哉！

## 張璩子詩

東莞張璩子家珍，年十六，從其兄文烈公起兵。常得良馬絕愛之，摧鋒陷堅陣，數有奇功。馬死，璩子哭之慟，葬於龍門山中。既十年所，忽夜夢馳驅如昔，悲鳴戀戀，覺而為詩弔之。其辭云：「久失飛黃馬，空餘血戰衣。可憐橫草後，不得裹屍歸。力盡猶追敵，功高幾潰圍。年來生髀肉，夢爾淚頻揮。」

## 屈氏詩譜

洪武初，予八世從祖諱仲舒者，以元帥府總護出鎮紫荊，有詩云：「塞上風霜舊，軍中號令新。枕弓頭印月，臥甲臂生鱗。慷慨酬明主，忠勞致此身。狼居封有日，歸賀太平春」。十二世祖滄洲處士諱渙，著有《草蟲鳴砌集》。十五世伯祖博翁處士諱群策，有《來薰書院集》。翁耆年碩學，高曠絕倫，白沙嘗過其家，書「背處從他冷笑，眼前任我清狂」二語贈之。甘泉想慕其風，自京師寄酒一尊，翁答詩云：「野老何堪太史情，醇醪分注玉壺清。天生我有江湖興，獨自推篷對月傾」。其子青野翁諱某，嘗與諸從結社龍山，著有《交翠軒集》。龍山在番禺水門鄉，林泉幽邃，於沙亭相近，南臨獅海，

東接虎門，天氣晴明，羅浮隱隱可見，翁甚樂之。有琴曰一天秋日，撫弄以自娛。白沙題句云：「鑿開魚鳥忘情地，展盡江湖極目天」。

## 屈道人歌

南海陳喬生常作《屈道人歌》見贈，有曰：「雲中龍變化，隱隱見其鱗。支公與林師，仿佛雲一人。方袍白足采蘭蕙，僧伽未必非靈均」。方是時，予雖棄沙門服，猶稱屈道人，不欲以高僧終而欲以高士始。故喬生言之若此。

## 詩社

廣州南園詩社，始自國初五先生。越山詩社，始自王光祿漸逵、倫祭酒以訓。浮丘詩社，始自郭光祿棐、王光祿學曾。訶林淨社，始自陳宗伯子壯，而宗伯複修南園舊社，與廣州名流十有二人唱和。葉石洞云：東廣好辭，縉紳先生解組歸，不問家人生產，惟賦詩修歲時之會，粵人故多高致乃爾。粵詩自五先生振起，至黃文裕而複興。陳雲淙云：太史公謂齊魯文學其天性，粵於詩則有然矣。我國家以淮甸為豐鎬，則粵應江漢之紀，風之所為首二南也。五先生以勝國遺佚，與吳四傑、閩十才子並起，皆南音，風雅之功，於今為烈。歐楨伯云：明興，天造草昧，五嶺以南，孫賁、黃哲、王佐、趙介、李德五先生起，軼視吳中四傑遠甚。百餘年來，經術貴而聲詩絀。一振於弘治、正德，大都三河東西秦之產，淮南江左稍稍響應。當世宗皇帝時，泰泉先生崛出南海，其持漢家三尺，以號令魏晉六朝，而指揮開元大曆，變椎結為章甫，辟荒剃穢於炎徼，功不在陸賈、終軍下也。楨伯與梁蘭汀、李青霞、黎瑤石皆泰泉門人，其詩正大典麗，澤於風雅，蓋得其師所指授。楨伯、蘭汀常以詩盛稱京師，於鱗、元美輩欲連為八才子，旋以八才子中粵居其二，心嫉之，且楨伯又非甲科，乃舍楨伯。王敬美云：嶺南故多嫻於文辭，而歐先生為最，俯一第不足拾取，竟以常調為文學掌故。故事，掌故曆郡國學，即止不複遷。歐先生所曆皆上考，遂破選人格，為國學掌故。居久之，將選入中秘，弗果，已遂遷為廷尉平。上下百年內，徐迪功由廷尉平左遷博士，歐先生由博士右遷廷尉平，相望兩人耳。夫物不有以少為貴乎？自先生用掌故得廷尉平，天下以為少而貴之。其學無所不窺，而比事屬辭，壹稟於古，直溯建安大曆而上之。而元美則謂瑤石五言古，自建安而下逮梁陳，靡所不出入，和平麗爾。七言歌行，有盧、楊、沈、宋之韻。近體溳々，全盛遺響。誠徵其辭而奏之肉，葉以正始，鏗然而中宮商，蓋十得八九矣。知言哉！瑤石後有區海目者，直追初唐，置大曆以下不複道。論者謂明興，前後七子稱詩，號翰林為館閣體。海目始力祛浮靡，還之風雅，其《前使》、《後使》二集，雖使燕、許復生，亦不

能有所加損。其論詩有云：弘正間，力驅宋元還之古，始合者什一。近世求多於古，自用我法，未免恣睢於情之中，而決裂於格之外，按之而不合節，歌之而不成聲。其子啟圖亦云：國朝之文章，自北地以還，曆下繼之，盛於嘉隆而即衰於嘉隆。其病在誇大而不本之性情，率意獨創而不師古，遂使唐、宋、昭代畛分為三，聲氣之元，江河不返。此皆篤論也。啟圖能承家學，與李煙客、羅季作、歐子建、鄺湛若四五公者唱和，其雄才絕力，皆可以開辟成一家，而兢兢先正典型，弗敢隕越。所著悉溫厚和平，光明麗則，絕不為新聲野體、淫邪佻蕩之音，以與天下俱變，是皆嶺南之哲匠也。慨自申、酉變亂以來，士多哀怨，有鬱難宣，既皆以蜚遯為懷，不複從事於舉業，於是祖述風騷，流連八代，有所感觸，一一見諸詩歌。故予嘗與同里諸子為西園詩社，以追先達，然時時討論，亦自各持一端。有舉湛若之言者曰。詩貴聲律，如聞中宵之笛，不辨其詞，而繞雲流月，自是出塵之音。王說作則謂，君等少年，如新華乍開，光豔動人，然不久當落耳。必斂華就實，如果熟霜紅，甘美在中，悅目不足，而適口有餘，乃可貴也。湛若之言尚華，說作之言務實，合而一之，斯為有體有用之作。噫嘻！吾其勉之而已。

## 寶安詩錄

明興，東莞有鳳台、南園二詩社，其詩頗得源流之正。琴軒陳公璉嘗為《寶安詩錄》，自宋元以至國初。其後祁方伯順，增損為《前集》。自琴軒至方伯時得數十人，為《後集》。外郡士大夫有為寶安作者，亦因其舊增附焉。吾粵諸邑，惟東莞詩有合集，區啟圖嘗梓同鄉先輩選詩曰《嶠雅》，凡五百餘家，其書未成。予撰《嶺南詩選》前後集，前集自唐開元至明萬曆，後集自萬曆至今，人各有傳，仿《列朝詩集》之體。積二十年亦未有成書，可歎也。

## 粵歌

粵俗好歌，凡有吉慶，必唱歌以為歡樂，以不露題中一字，語多雙關，而中有掛折者為善。掛折者，掛一人名於中，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。其歌也，辭不必全雅，平仄不必全葉，以俚言土音襯貼之，唱一句或延半刻，曼節長聲，自回自複，不肯一往而盡，辭必極其豔，情必極其至，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，此其為善之大端也。故嘗有歌試，以第高下，高者受上賞，號為歌伯。其娶婦而親迎者，婿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，使為伴郎。女家索攔門詩歌，婿或捉筆為之，或使伴郎代草。或文或不文，總以信口而成，才華斐美者為貴。至女家不能酬和，女乃出閤。此即唐人催妝之作也。先一夕，男女家行醮，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，名曰坐歌堂。酒罷，則親戚之尊貴者，親

送新郎入房，名曰送花。花必以多子者，亦複唱歌。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，名曰打糖梅，一皆唱歌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。其歌之長調者，如唐人連昌宮詞、琵琶行等，至數百言千言，以三弦合之，每空中弦以起止，蓋太族調也，名曰《摸魚歌》。或婦女歲時聚會，則使瞽師唱之，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，皆小說也，其事或有或無，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為多，竟日始畢一記，可勸可戒，令人感泣沾襟。其短調蹋歌者，不用弦索，往往引物連類，委曲譬喻，多如《子夜》《竹枝》。如曰：「中間日出四邊雨，記得有情人在心」。曰：「一樹石榴全著雨，誰憐粒粒淚珠紅」。曰：「燈心點著兩頭火，為娘操盡幾多心」。曰：「妹相思，不作風流到幾時。隻見風吹花落地，那見風吹花上枝」。《蜘蛛曲》曰：「天旱蜘蛛結夜網，想晴隻在暗中絲」。又曰：「蜘蛛結網三江口，水推不斷是真絲」。又曰：「妹相思，蜘蛛結網恨無絲。花不年年在樹上，娘不年年作女兒」。《竹葉歌》曰：「竹葉落，竹葉習，無望翻頭再上枝。擔傘出門人叫嫂，無望翻頭做女時」。《素馨曲》曰：「素馨棚下梳橫髻，只為貪花不上頭。十月大禾未入米，問娘花浪幾時收」。凡村落人奴之女，嫁日不敢乘車，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。既嫁，人率稱之為嫂。此言女一嫁不能複為處子，猶士一失身，不能複潔白也。梳橫髻者未笄也，宜笄不笄，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。十月熟者名大禾，歲晏而米不入，花浪不收，是過時而無實也。此刺淫女，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，流蕩而至老也。」有曰：「大姐姐，分明大姐大三年。擔凳井頭共姐坐，分明大姐坐頭邊」。言女嫁失時也，妹自愧先其姊也。有曰：「官人騎馬到林池，斬竿筋竹織笪箕。笪箕載綠豆，綠豆喂相思。相思有翼飛開去，隻剩空籠掛樹枝」。刺負恩也。有曰：「一更雞啼雞拍翼，二更雞啼雞拍胸。三更雞啼郎去廣，雞冠沾得淚花紅」。有曰：「歲晚天寒郎不回，廚中煙冷雪成堆。竹篙燒火長長炭，炭到天明半作灰」。有曰：「柚子批皮瓤有心，小時則劇到如今。頭發條條梳到尾，鴛鴦怎得不相尋」。有曰：「大頭竹筍作三椏，敢好後生無置家。敢好早禾無入米，敢好攀枝無晾花」。敢好者，言如此好也。其蜑女子蕩恣，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，有謠曰：「清河綰髻春意鬧，三十不嫁隨意樂。江行水宿寄此生，搖櫓唱歌槳過　」。槳者，搖船也，亦雙關之意。　者，覺也。如此類不可枚舉，皆以比興為工，辭纖豔而情深，頗有風人之遺。而采茶歌尤善。粵俗，歲之正月，飾兒童為采女，每隊十二人，人持花籃。籃中然一寶燈，罩以絳紗，以緪為大圈，緣之踏歌。歌十二月采菜，有曰：「二月采茶茶發芽，姐妹雙雙去采茶。大姐采多妹采少，不論多少早還家。」有曰：「三月采茶是清明，娘在房中繡手巾。兩頭繡出茶花朵，中央繡出采茶人」。有曰：「四月采茶茶葉黃，三角田中使牛忙。使得牛來茶已老，采得茶來秧又黃」。是三章則幾於雅矣。東莞歲朝，貿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，曰湯水歌。尋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記，其辭至數千言，有雅有俗，有貞有淫，隨主人所命唱之。或以琵琶蓁子為節，兒童所唱以嬉，則曰山歌，亦曰歌仔，多似詩餘音調，辭雖細碎，亦絕多妍麗之句。大抵

粵音柔而直，頗近吳越，出於唇舌間，不清以濁，當為羽音。歌則清婉溜亮，紆徐有情，聽者亦多感動。而風俗好歌，兒女子天機所觸，雖未嘗目接詩書，亦解白口唱和，自然合韻。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，其願辭不可解，以楚語譯之，如「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悅君兮君不知」，則絕類《離騷》也。粵固楚之南裔，豈屈、宋流風，多洽於婦人女子歟！

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，曰潮州戲。潮音似閩，多有聲而無字，有一字而演為二三字，其歌輕婉，閩、廣相半。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，曹好之以為新調者，亦曰佘歌。農者每春時，婦子以數十計，往田插秧，一老撾大鼓，鼓聲一通，群歌競作，彌日不絕，是曰秧歌。南雄之俗，歲正月，婦女設茶酒於月下，罩以竹箕，以青帕覆之，以一箸倒插箕上，左右二人摙之作書，問事吉凶，又畫花樣，謂之踏月姊。令未嫁幼女，且拜且唱，箕重時，神即來矣，謂之踏月歌。長樂婦女，中秋夕拜月，曰椓月姑，其歌曰月歌。蜑人亦喜唱歌，婚夕兩舟相合，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。黎人會集，則使歌郎開場，每唱一句，以兩指下上擊鼓，聽者齊鳴小鑼和之。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，塗五色漆，描金作雜花，以帶懸係肩上。歌郎畢唱，歌姬乃徐徐唱，擊鼓亦如歌郎。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，以樂神也。

東西兩粵皆尚歌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。鄺露云：峒女於春秋時，布花果笙簫於山中，以五絲作同心結，及百紐鴛鴦囊帶之。以其少好者，結為天姬隊。天姬者，峒官之女也。餘則三五采芳於山椒水湄，歌唱為樂。男子相與蹋歌赴之，相得則唱詶終日，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。春歌正月初一、三月初三，秋歌八月十五。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。趙龍文云：傜俗最尚歌，男女雜遝，一唱百和。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，或三句，或十餘句，專以比興為重，而布格命意，有迥出於民歌之外者。如云：「黃蜂細小螫人痛，油麻細小炒仁香」。又云：「行路思娘留半路，睡也思娘留半床」。又云：「與娘同行江邊路，卻滴江水上娘身。滴水一身娘未怪，要憑江水作媒人」。傜語不能盡曉，為箋譯之如此。修和云：狼之俗，幼即習歌，男女皆倚歌自配。女及笄，縱之山野，少年從者且數十，以次而歌，視女歌意所答，而一人留，彼此相遺。男遺女以一扁擔，上鐫歌詞數首，字若蠅頭，間以金彩花鳥，沐以漆精使不落。女贈男以繡囊錦帶，約為夫婦，乃倩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。婚之日，歌聲振於林木矣。其歌每寫於扁擔上，狼扁擔以榕為之。又以五采齝作方段，齝處文如鼎彝，歌與花鳥相間，或兩頭畫龍。傜則以布刀寫歌，布刀者，織具也。傜人不用高機，無箸無枝，以布刀兼之。刃用山木，形如刀，長於布之闊，銳其兩端，背厚而扌　，如弓之弧，刃如弦而薄，刳其背之腹以納緯，而窓其銳，而吐之以當梭。緯既吐，則兩手攀其兩端以當箸也。歌每書於刀上，間以五彩花卉，明

漆沐之，以贈所歡。僮歌與狼頗相類，可長可短，或織歌於巾以贈男，或書歌於扇以贈女。其歌亦有《竹枝歌》，舞則以被覆首為桃葉舞。有詠者云：「桃葉舞成鶯睨見，竹枝歌就燕呢喃」。

## 采詩歌

古者男年六十，女年五十，無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采詩，邑移於國，國以聞於天子。吾越婦女，雅好為歌，謠詩多有發情止禮義，可以傳於後世者。蓋教婦人女子，莫善於詩。誠得老婦采之以獻，如古之製，使閨門之內，無上下貴賤，皆用其風之正者，被諸管弦，一歌一詠，以陶淑性情，斯亦王化之一助也。考《風》之正者始《關雎》，而為文王妾媵之所作。文王善用其情，而宮中之人知之，未得淑女，則寤寐展轉以思，已得則琴瑟以友，鍾鼓以樂，非文王不能有此敦篤，非宮中之人，不能形容其風流。古之婦人女子能詩見錄於聖人者，以此為首矣。然則詩歌者，婦人女子之事，所貴乎貞，貞斯可傳而已矣。

{清朝作品}}